

道園學古錄

九

詠
乎
知
學

PDG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三

歸田藁七

雍 虞 集 伯生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已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

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齋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一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矍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竒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倣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遇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者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
於途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
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
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
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
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
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
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
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
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
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藁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

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泚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警效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藁并續藁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出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官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葉續葉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
受命 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懲惡消禍暴撫善良紆困厄防微
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
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
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成
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
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
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
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
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
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
書省戶書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
所規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
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
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
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
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
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
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
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
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
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藁是

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旣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又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二十卷其家旣鉅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藁旣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勦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
續藁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
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
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
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
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
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
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四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
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
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
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
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
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繆中有所佞
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
誌言其李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
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者在
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
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
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
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
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廩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昔相與二數
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
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

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孝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竟其散還也然後熱之以脉絡之所經并穴之所在識之於已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孝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孝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孝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

也予誦其言略有合口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上大夫孝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官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卧痾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旣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

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莽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終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澗谷居愧藁序

澗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愛及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澗谷居所謂愧藁者自命其詩